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道 園 學 古 錄

(二)

虞 集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道園學古錄

(二)

虞集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藁五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浚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僊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或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狂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

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臺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疏。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昏因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臺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臺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觀。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緜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尙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胎蠶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年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溯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

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聞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此。楊弘道字淑能。涿州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家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檄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昇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淨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迄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

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敔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稗爲一卷。謹敔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守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瞶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无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臺虞某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

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撫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

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疏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

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祖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羅。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俚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

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實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卽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旣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朝征役之常。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

之資。公卿之選。皆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藁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蕃。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

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鑒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卽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歎者爲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

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

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訾訾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

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此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